

永樂大典

百八

卷二〇六八 古字
卷二〇六九 古字
卷二〇七〇 楚字
卷二〇七一 楚字

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八

六
姥

古

叙古

元錢天祐叙古頌表

臣天祐言。臣聞發於吟詠謂之毛。四十

叶音謂之韻。緝綜成文謂之詩。形容描述謂之頌。聲韻則身在

來遠矣。若虞庭之賡歌。大禹之遺訓。成湯之盤銘。或四言三言或五言皆
叶為聲韻。截然成章。以括其義。莫不原情性。載道義。以為風化之美。詩大
序曰。正得失。動天地。感鬼神。莫近於詩。先王以是經夫婦。成孝敬。厚人倫。
美教化。移風俗。然則聲韻之辭。豈非王化之首務哉。視後世浮華藻繪末
技之習。則不可同日而語矣。臣天祐誠惶誠懼。頓首頓首。欽惟皇帝陛下。
以上聖之資。撫重華之運。崇文尚道。遵堯舜之遺風。至孝純仁。履湯文之
聖武。臨御以來。勵精求治。下詢讜議。旁采輿言。設舉士之科。網羅俊人。開
納言之路。獎拔忠貞。將以固植隆平之本。為泰山磐石之基。此蓋陛下獨
智之明。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也。臣天祐生陛下盛明之世。食土之毛。四十
有三年矣。自始知學。輒以窮理盡性為首務。忠君悌長為己任。雖則身在

草茅昧畊之中。心則未嘗不欲有纖塵消滯之裨助也。乃於延祐元年作大學經傳直解進獻皇太子。明年復作孝經經傳直解進獻。承令命翰林官以畏吾兒字語譯訖。奏上皇帝陛下。皇太后殿。已。撤睿覽欽奉聖旨。將臣所獻孝經。命翰林官書寫鏤板印行。仍被德音。命臣陪侍皇太子殿下。備員說書。給賜廩餼。臣自被命以來。汗顏恠慄。日夜畏懼。罪坐無狀。無以自解。臣所解孝經。皆俗言淺諳。無所發明。欽蒙陛下不責鄙陋。命賜板行。臣之榮幸。已極。况臣寒骨微賤。安可列於陪侍之列哉。益不遺竹頭木屑。則陛下天地覆載之純德。敢獻盲歌瞽頌。乃小臣蠻議報效之微誠。臣今采摭經史成言。效荀卿成相之體。叶為聲韻之辭。著為一編。首載帝王之道。守成之說。至於王霸義利之分。耕蠶征戍之勤。存心養性之要。防微杜漸之幾。貞臣直士之情。邪佞姦回之狀。此皆萬務之根本。故不敢不述。若威福予奪。賞善罰惡。聽言納諫。聖學傳授。民情離合。此亦君道紀綱。故特載之。繼以世次相承之統。撮取前代治亂興衰之跡。起自唐虞。訖于亡宋。總八十六章。章二十四字。仍隨文引事實于其下。目曰敘古頌既。可以謳吟歌詠。又掇前史於片紙之間。若其疎略曠簡。脫漏無序之罪。臣不敢詞。但無瑣碎繁葺之患。可以備諸巾篋。不煩檢閱。而數十載行事大

略可觀。此則臣之鄙識也。况陛下萬機至衆。豈可勞聖心於浩浩無涯之
史冊哉。蓋軒有言曰。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。臣之愚昧。竊取此義。今特臣
所撰敘古頌謹繕寫裝成二本。隨表詣中書省投進以聞。如蒙采擇。乞將
一本頒下詹事院。精選老成謹厚明達儒臣持入。以備皇太子經筵參講。
仍乞特臣所獻大學孝經。降賜紙墨。廣加印布。令近侍之臣誦而習之。雖
皇太子殿下生知之資。超然拔萃。而左右近習薰陶漸染。不為無助。臣學
問淺拙。智見疎庸。冒瀆邦刑。仰干天聽。頃包千古。願垂乙夜之觀。肯下春
官。光叶輿情之望。臣蹟犯宸嚴。無任惶懼。戰汗激切。屏營之至。臣天祐誠
惶誠懼。頓首頓首謹言。延祐五年三月日。布衣臣錢天祐上表。中書省
進敘古頌狀。伏惟皇元開化文教風行。遐邇羣氓咸霑德澤。天祐以不肖
之資。廁教養之列。不自量已。竊號書生。叨被作成。殊無報效。乃於延祐元
年作大學直解進獻皇太子。次年復作孝經直解進獻。敬奉令育。命翰林
官以畏吾兒字語譯訖。奏上皇帝皇太后。已倣聖覽。延祐三年三月二十
三日。欽奉聖旨。命天祐充皇太子位下備員說書。給賜糧食。仍將所獻孝
經。命趙子昂書寫。鏤板印行。天祐自被命以來。日夜畏懼。罪坐無狀。莫能
自解。亦自知踈拙淺暗。固有裨益。恭惟皇太子殿下。眷宮養性。懿德日新。

此益縝熙躋聖之時。日就月將之際。前言往行。固欲博聞治亂興衰。抑將兼覽天祐。既以微陋疎庸。不獲日近清光。然媿蟻之誠。發於天性。不能自己。今頗蒐輯前代得失之迹。效荀卿成相之體。著為一書。目曰敘古頌。仍隨文引事實于其下。以備稽考。八十章韻譜。雖不足以囊括古今。而數千載行事。亦可以槩觀始末。倘遊息之際。燕私之頃。或命近侍歌之。亦足以感激懲創。為萬一之微助焉。今謹繕寫裝成二帙。具表一通。隨狀特詣中書省。授進。乞賜以聞。伏候鈞肯。禮部呈錢天祐敘古頌。禮記王制。天子五年一巡狩。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。蓋古者天子采民俗之歌謡。以考其政治之得失。於是諷詠乎宮庭。以警在位。又推而用之鄉人。用之邦國。使夫脩身齊家。治國平天下者。皆有取焉。後世風雅既廢。紀錄繁多。人主勞神耗思。披讀前史。至於經歲累月。而莫能窺其津涯。或厭煩而忽其要機。或泛濫而靡適歸宿。是以猶覆轍而不知回轍。復危地而不知旋足。所謂前有讒而不見。後有賊而不知者也。故自炎劉以來。中間雖或僅治。方之三代。則夏不侔矣。臣嘗謂帝王之學。貴於簡而得其要。不以博覽多聞為尚也。於是蒐經輯史。提綱挈要。著為此書。以備聖覽。詠歌諷詠。既不諧於民謡。脩齊治平。頗有關於國是。書成擬欲獻之春官。仰裨萬一之助。不期

路梗竟莫能通。茲遇陛下與民更始之時。開闢四門之際。臣適遭此會。敢
替初心。是以區區汗竹之勤。用伸臣子之義。凡臣所獻大學直解。及孝經
直解。并此書中間乖繆舛錯。固不無之。至若先聖之格言。良史之書意。則
有符於聖志者。宗廟致敬。不忘親也。此孝經之首。而陛下行之。豈特通於
神明。光于四海。實萬世不磨之盛典也。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脩身
爲本。此大學之義。而聖躬履之。豈持儀刑百辟。綱紀四方。實國治而天下
平之要道也。若乃謹憲度。攬威權。杜請謁。明賞罰。修文德。崇禮樂。此陛下
已行之矣。而臣之是書所述。蓋亦聖慮所及者也。但其緒餘。更願陛下推
廣之耳。復有同列臣范可仁。衍以增義。臣蕭貞疏以資釋。備全一家之書。
謹繕寫進呈。如蒙可采。乞降睿育。以賜頒行。使自朝廷而鄉人。而邦國。咸
資用焉。予以激勵忠貞勇烈之氣。予以折沮姦讒佞僥之心。尊君抑臣。閑
邪衛正之義。具乎其間。此則臣冒犯僭竊之罪。休附於春秋之餘意云。伏
承進止。說書臣錢天祐。上帝舜作歌曰。朕肱喜哉。元首起哉。百工熙哉。臯
陶賡歌曰。元首明哉。朕肱良哉。庶事康哉。此虞庭君臣一倡一和。而相告
戒也。無偏無黨。王道蕩蕩。無黨無偏。王道平平。無反無側。王道正直。此箕
子陳洪範以告武王也。蓋言以載道。歌以永言。而吟哦諷詠之間。感激懲

創之際。得效尤速。故古者君之戒臣。臣之告君。貴於聲韻之辭也。臣按臣天祐所獻敘古頌。著明二帝三王之道。該括萬年百世之蹟。哀其言以叶其音。提其綱而繫其目。其立文也約而當。其敘事也簡而要。其寓意也忠。其該義也博。誠繪世之丹青。資治之龜鑑也。臣謹奉書生。叩列陪侍。欽遇陛下勵精求治之始。博采與言之時。自慚膚淺之才。未有獻言之益。以是書始未備舉。治亂兼該。其於國家實惟有補。於是講求討論。而於逐章之下申明其說。以為增義。輒罄愚衷。仰答明詔。儻不以臣等為踈昧迂闊。賜披覽。即事而觀。觸類而長。引而至之。則竟舜禹湯文武之治。將復見於今矣。豈帝舜臯陶武王箕子得專美於前乎哉。說書且范可仁謹書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。備見於詩書。秦漢以來治亂興衰之跡。具存于史冊。欲偏覽而考其得失。則汪洋浩浩。雖儒者矻矻窮年。將有不能周者。况陛下庶務之繁。萬機之衆。安可勞聖意於無窮極之簡編哉。臣天祐撰是頌。掇詩書史冊之要。於八十六章辭義之間。而數十載帝王行事之驗。一飯之頃。可以洞見其拳拳中厚之心。耿耿憂勤之意。不無謂矣。臣嘗玩讀其書。每觀人主夫御。臣下竊權。莫不掩卷傷悼。及見其傾墮覆敗。則太息流涕不能自己。於是復讀卷首所著挈綱攬樞之說。王霸義利之云。與

夫忠貞邪佞之情。民心離合之勢。則天下事機昭乎見矣。此誠几上良規。掌中之明鏡也。然臣天祐曩昔進獻之初。其疑難字義。已疏音釋。至若引用經史本文。則未及音註。臣謹按說文出處。并臣可仁增義中字意。重加音訓。以便考尋。儻蒙聖覽之餘。或命近侍誦讀。則不煩檢閱而義在斯焉。說書臣蕭貞謹書

頌曰。請頌皇。挈弘綱。幽明兼照齊三光。作灑訓後子孫遵之誦以昌。頌稱述也。稱述君道。如下文所云也。皇。君也。上古稱皇。挈提而舉之也。弘。大綱也。綱舉則衆目張。君道舉則萬化理。亦謂綱舉而衆目張也。三光。日月星也。為君之道。燭顯照微。猶日月星之。當天無不照臨也。人當制作法度以訓子孫。使之有所遵守。則益以昌盛也。

增義臣可仁曰。請頌云者。臣下告君之辭。蓋王綱舉則萬化理。王制定則四海一。王仁至則庶民歸。此國之本也。至若典章文物。禮樂教化。國之用也。凡是數者。皆帝王之根基。理國之要端。故首述之。以見王者本于此也。王者與天同體。所以明並三光。化及四表。仁服天下者。以天自處也。此章至第三章。皆著明君道。一章不足以盡其義。故反復重舉而備之爾。

重音臣貞曰。挈結切。灑。古法字通用。請頌帝。稽古制。德澤霑洽。四海被沒。世不忘。黎庶謳歌永弗替。帝。亦君也。堯舜氏稱帝。為帝之道。稽考古人之

制教而爲之。必使德化恩澤。如雨露之霑濡。洽被及四海。有以淪入人之肌膚骨髓。如此。則雖沒世之後。而人猶思念之不忘。謳吟歌誦。傳播永久。不廢替也。增義臣可仁曰。大學傳曰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不忘者。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故也。重音臣貞曰。精堅矣。切洽。轄失切。濡。汝未切。浹。即協切。浹洽潤澤周備之意。樂音洛。請頌君。司敬民。示之以信。俾可親。庶愚而神。顓顓瞻仰歸至仁。皇也。帝也。君也。一也。重舉諧韻。以廣其義耳。司主。示教示。庶謂庶民。顓顓仰顧貌。瞻望也。君道主於敬民。而示之以誠信。使之親戴其上。然非可罔也。民雖至愚。其心甚神。苟敬信無實。安能使之悅而誠服。故人君有主仁之德。則皆仰顧瞻望而歸之矣。增義臣可仁曰。太公伯夷。隱居海濱。聞文王作興。皆來歸之。蓋子以為天下之父歸之。其子焉往。此豈非文王之主仁。有以致之乎。重音臣貞曰。願魚客切。請言位。不虛位。八荒拱向四海。聰名曰大寶。俊傑英雄俯階陛。位。謂天子所據之位。壯。臨也。八荒。八表也。易繫辭曰。聖人之大寶曰位。智過十人曰俊。才勝萬人曰傑。雄。壯武也。天子之位。實天子據而有之。非可虛此而臨天下也。八荒之人。拱手歸向。四海之衆。仰面觀視。雖有才智出來之人。皆俯伏於階陛之下者。

以天子之位為大寶故也。增義臣可仁曰。請言云者。臣下奏請之辭也。陞者。殿際之階陛也。漢高祖五年。諸侯上疏始稱陛下。蓋不敢斥言天子。而呼在陛下之人以告之。以卑達尊之義也。此章言帝位之尊。董音臣貞曰。淮。力主切。聰與視同。上時掌切。序昌石切。請論守。作父母。愛養生民。保九有。舉賢任能。遠佞黜姦。恒以久遠。無聲。守。謂保而勿失也。九有。九州也。君人者。能作民父母。愛養生民。如愛妻子。此乃保守九州之道也。然所以養民者。非餳食賜帛之謂也。賢者舉之。能者任之。使之各當其職。佞者遠之。姦者黜之。使之不為危害。如此。則禍亂無由而生。國家可以長治久安矣。增義臣可仁曰。請論云者。即上章請言之意。蓋變文耳。此章之要。在乎守之一字。不可不謹。昔唐太宗問帝王之業。草創與守成孰難。房玄齡對曰。草創為難。魏徵對曰。守成為難。太宗曰。玄齡肯從朕定天下。備嘗艱苦。出萬死而遇一生。魏徵與朕安天下。慮生驕逸之端。必致危亡之地。草創之難。既以往矣。守成之難。當思與公等慎之。太宗可謂知言矣。此章論守成之道。董音臣貞曰。論。去聲。下論王論。伯論。率同。魏求位切。各當平。毗連切。蕩蕩廣大貌。平平。平易也。好善也。帝王之道。無所偏倚。不用智之當去聲。論王道。無偏巧。蕩蕩平平。人易曉。寧人負我。無我負人。安以好。

巧廣大平易。如天地之覆載含容。括寧人負已。無已負人。所以長治久安。至善之道也。增義臣可仁曰。論評論也。王道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。是也。夫道之明。其下化之如影響。道之行。速於置郵而傳命。後世人主。休阿曲徑之中。唯恐人之負已也。安得為蕩蕩平平哉。此章論王道也。重

音臣貞曰。易。去聲。下易以之易同。覆。敷救切。置。竹利切。郵。子求切。馬達曰。置。步通日郵。論霸為智以彌名。似信而實乃欺。勢力可服。民不懷德。易以離霸者之為。無誠心而任智術以彌縫其國。如狃翁養孫。朝三暮四。以籠絡其民。名雖似信。而實則欺詐也。故其勢力雖可以制服天下。而民不懷其恩德。易以離心也。增義臣可仁曰。霸為者齊桓晉文之為是也。故勢力強則不得已而服從。勢力衰則莫之制而瓦解。此章論霸道也。重音臣貞曰。狃。七餘切。解。卡懈切。人心解散。如瓦散解而不合也。論宰輔。觀所處。貧視不敢富視與。居視所親。窮視不為違視舉。魏文侯問於李克曰。先生嘗有言曰。家貧思良妻。國亂思良相。今所置非魏成。則翟璜。二子何如。對曰。居視其所親。富視其所與。達視其所舉。窮視其所不為。貧視其所不取。五者足以定之矣。文侯曰。先生就舍。吾之相定矣。遂以魏成為相。增義臣可仁曰。孟子曰。觀水有術。必觀其瀾。擇相之道亦猶是也。李克之言。

真得觀人之體。舍此而他求。則不足以爲觀人之術矣。然則大奸一決而不疑。可不謂之賢君乎。此以下六章。論察臣下之賢否。以明王道之廢興。本乎用人之得失如何耳。重音臣貞曰。處上聲。相去聲。下同。就舍之舍去聲。此之舍上聲。察正臣嚴以神。謇謇不屈辭愈諱。不避權勢。骨鯁之言批逆鱗。譽難於言也。諱言之詳。鲠骨刺喉也。批逆鱗。謂批龍之逆鱗也。正大之臣。志在正君。然人君威嚴神怒之際。或阿意遷就者。其軌心不堅。之證也。於此時。雖所出口之言。切切諫筆。辭氣不屈。言論詳悉。事理明白。雖則當時權勢之臣。無所畏避。其言如骨之鲠喉。使人難咽。敢批逆鱗。不畏神怒。此尤見其胷中正大端確之至。此為正臣也。必美。增義臣可仁。曰。察云者。詳審熟慮之後見之。漢武帝客曰。吾欲云云。汲黯對曰。陛下內多欲。而外施仁義。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。此黠之敢批逆鱗也。重音臣貞曰。謇兄。件切。鯁。古杏切。批。攀悲。篇迷二切。舉。去聲。確。堯角切。堅也。察忠直。辭鮮飾。森森壯若松柏植。屈之不撓。巍然山立尤孤特。鮮少飾。森森。端直貌。植。堅。撓。曲也。巍。山貌。忠直之臣。言辭質直。少有文辭。易曰。吉人之辭寡。其狀端直。如松柏之堅強。雖欲屈之而不曲。巍然安重。如孤山之獨

立。不類朋黨之相助也。此李德裕之言。重音臣貞曰。鮮上聲。燒女教切。
疑。邪力切。察黨阿類必多。攀援依附如藤蘿。互庇交蔭。不能自立。緣支柱柯。
阿黨之人。必有朋類聲勢相應。群小競逐。更相汲引。如藤蘿之繚繞蟠結。
互相掩蔽其過惡。又須依附權臣因緣而起。如藤蘿之憑託樹枝。以濟其
凌主之勢也。此亦德裕之言。重音臣貞曰。支枝同更半聲。察讒佞審辭
令。曲意承顏順耳聽。甘言如飴。漫潤乘間中機病。中去聲。讒佞之臣。審其
辭氣言令。則見之矣。或深察人君之意向。開導誘引。或與人君論事之際。
承順顏色。門意遷就。唯恐違忤其意。其言甘滑美軟。不逆耳聽。使人悅之。
如食糖蜜。浸漬漸潤。授間抵隙。切半人之病懣。此為讒佞之臣也。必失人
君。苟不速之。豈不殆哉。重音臣貞曰。始益之切漸半聲。遠去聲。察姦回
必作威。樹植朋黨聲同雷。恩權下移。人主不悟。勢必危。回邪也。樹植謂裁
培安措。使牢固也。姦邪之臣。必竊主柄。以作威福。樹立朋黨。根蟠膠結。使
之牢固。更相倡和。若雷之發聲。物無不應者。既而賞罰之柄。移入其手。而
人主尚且不悟。如此而國勢不危。未之有也。重音臣貞曰。更半聲。倡尺
亮切。和去聲。謂收權。出入先威。福予奪固所偏。慎守憲度。國祚昌盛。世以
延。人君當收攬權柄。必使賞罰皆由已出。凡所謀為。人當出人先意。勿為

不得已而從人之計。感福守奢。一皆出於公正而無偏私。又當謹守法度。不使廢弛。則國家之福祚昌盛。世數延長矣。增義臣可仁曰。謂者。指其事而評論也。權者。人主之大柄。不可以假人也。若以太阿之柄授人。而賞罰不由己出。則國事危矣。漢之曹操。魏之司馬氏。唐之朱溫。皆始於作威福而竊人主之權。終於攘人之國而後已。洪範曰。臣之有作福。作威。食其害于而家。凶于而國。此之謂也。此以下七章。皆明防微杜漸之意。重音臣貞曰。子演女切。謂果斷。出神算。法貴適。宜忌瀆。玩禁網。漏疎縱姦。擇邪必長亂。勇而決之為果。截然不疑為斷。要皆出於人君之籌算。夫賞善罰惡。皆天理當然。人君奉天理以行天罰者也。故法貴於適宜。而忌於瀆玩也。瀆謂慢易。玩謂戲弄。若縱釋姦邪。使如猛獸之脫綱而去。則羣小得志。善良喪氣。將化君子而為小人矣。豈不長其禍亂哉。增義臣可仁曰。書曰。天討有罪。五刑五用哉。蓋帝王居天之位。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者。賞善罰惡。皆天理也。故曰天討。苟或釋奸不誅。縱姦不討。則將化善良為姦邪。故曰長亂。若梁武帝之仁而不斷。是也。重音臣貞曰。斷。都溝切。瀆。徒谷切。長。上聲。夫肯扶易喪。肯去聲。謂納忠言。可庸藥雖苦。口利心膚。竟聽芻蕘。光華炳炳。無窮膚角也。忠言逆耳而可用。譬若苦口之藥。雖若

難咽。而利於病也。光武大聖。尚聽採茶草之人言語。況於不及者乎。且光之盛德光華炳然昭明。緣遠無窮。豈以下聞為智不足。而損其光明哉。

增義臣可仁曰。順耳之言易進。逆耳之言難入。古今之通患也。人君於此審之。若服瞑眩之藥。忘其苦口。則所利多矣。光武之德。光輝千古。不過擴此而已矣。重音臣貞曰。易。竟上憲。俞切。下如昭切。刈草曰。易。采薪曰。竟。華戶木切。炳。補永切。易。去聲。瞑眩上莫見切。下熒。絳切。熒亂也。謂慎機必防微。消滴不遏。將成池突。直薪燭不從先計。牛酒施機者。等牙以諭事勢。發動所由。微。謂事理之未底者。凡事勢於機微之際。必致謹以防之。譬如水之始漏。消滴甚微。以為無害。不即止遏。則將成池矣。古人有見之矣。直而薪近者。謂之曰。當徙其薪。曲其突。不然將焚。主人不聽。既而果然。衆人救之。幸而得熄。於是殺牛釀酒以謝救者。增義臣可仁曰。樂微之際。人所忽也。然燎原之大。發於熒熒。決河之水。漏於涓涓。可不慎乎。若曲突徙薪無恩澤。燋頭爛額為上客。則亦不智矣。易曰。履霜堅冰至。非有先見之明者。孰能預於此哉。重音臣貞曰。燥。先到切。幾。居希切。頡。額通用。謂言利。主仁義。聚斂接充古所忌。人主不情。怨結民心。誠可畏。王者以仁義利天下。則百姓皆利。而國無不利矣。若以貨財為利。則民怨其上。而國不利。

矣。故以仁義為主。乃國之大利也。大學傳曰。與其有聚斂之臣。寧有盜臣。故曰。聚斂掊克。皆所忌也。小人則削民財以奉其君。君以為愛已。而能任人之怨。殊不知民之怨心。皆歸之於君。豈不可畏也哉。增義臣可仁。曰。仁者。心之德。愛之理。義者。心之制。事之宜。仁義者。無所施而不可者也。人君以仁義為先。而不言其利。則利在其中矣。苟以利為先。而後仁義。則亦無所往而利矣。梁惠王問利國。孟子對以仁義。正謂此也。盡責臣貞。曰。耽。去聲。接蒲。俟切。聚斂也。謂養心戒荒淫。耽樂飲酒易酒沉。馳騁畋獵。病根深固。難灸。箴。養心之要。當以荒淫為戒。耽樂飲酒。易以沉鬱。老子曰。馳騁畋獵。令人心發狂。出入無時。莫知其鄉者。心也。引而去之。不知其反。譬猶病在膏肓之間。則難以灸。箴矣。增義臣可仁曰。孟子曰。養心莫善於寡欲。戒荒淫者。即寡欲之謂也。蓋人心易縱而難收。故大禹之訓。有禽荒色荒之戒。以為有一於此。未或不亡。可不畏哉。重責臣貞曰。樂音洛。易去聲。酒。彌。竟。切。參。舉。有。切。灼。體療病也。歲。諸。深。切。亦。作。針。令。平。聲。膏肓。上居勞切。下呼光切。心。上。高。下。也。謂。順。神。保。性。真。平。心。易。氣。居。有。鄰。優游古道。動作循禮戒怒嗔。順神謂愛養心神也。性喜謂性中本然之理也。但當平定其心。和易其氣。勿使外誘之私得以汨之。又須親有德。達正人。與之

薰陶漸染。優游潛泳。於古聖之道。動循禮法。而以嗔怒為戒。肺為氣主。嗔怒則傷氣而損神。苟能如是。則心平氣和。道德日進。神明澄徹。而天命全矣。增義臣可仁曰。程頤有言曰。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多。親寺人官女之時少。則自然氣質變化。德氣成就。書曰。臣哉鄰哉。鄰哉臣哉。正謂此也。鄰左右輔弼之義。重音臣貞曰。易去聲。汨古忽切。亂也。近去聲。漸平聲。謂稽古。問三五。方問具存匪難舉。彼何人哉。攬轡齊驅。適我所。三五。謂三王五帝也。黃帝。顓頊。帝嚳。堯舜。為五帝。禹。湯。文。武。為三王。彼。指三五也。欲考古帝王之道。必求之於五帝三王。其道具在簡間。非難舉也。彼五帝三王。亦人而已。苟能力行以企及。則亦與之並轡齊驅。而適得我之歸所矣。增義臣可仁曰。人主以五帝三王之道為已任。充類而主之。若行路而通家。則亦可以六五帝四三王矣。豈有彼此之異哉。此章言五帝三王之道。載在方冊。在人君舉而行之爾。重音臣貞曰。企蓮金切。訪唐虞。彼其書。坦然如紙。任所趨。道不遠人。彼與吾心。豈異夫。夫。音扶。訪謀問也。唐虞。堯舜。民有天下之拂。拂。禡石。彼。指堯舜也。欲謀問堯舜之道。但當披閱其書。二典三謨。是也。夫堯舜之道。非有幽昧險隱。而不可行者。坦然明白。如礪石之平。任所往而無有窒礙。况所謂道者。具於吾心。豈遠於人哉。彼